

大学舍友辉、萍搭仔我三个人约好退休周游世界。结果受到新冠疫情影响,外国勿好去,外地勿想去,乃未决定就辣上海本地兜白相,第一趟出行去南市城隍庙、逛豫园,尝绿波廊糕点。

比较有趣个是,我搭仔辉已经满60周岁,享受到了门票半价优惠,萍却差了20天,只能全票,阿拉开玩笑讲歇脱一歇美食让萍免费,提早分享老年门票优惠。

从前白相豫园急急匆匆静下来心,现在辰光充足,笃悠悠从会景楼向三穗堂、万花楼、点春堂、玉华堂、内园等景区慢慢欣赏:像“碧玉水廊”廊长百米,是江南古典园林里向最长个一条水廊;树龄四百多年个银杏树高达21米,相传是建园主人亲手种植;“点春堂”之名出自北宋大词人苏东坡笔下“望长安路,依稀柳色,翠点春妍”,当年旅居上海个广东商人刘丽川领导“上海小刀会”起义反抗清朝搭仔外国侵略,现在点春堂还陈列着起义军使用个武器、自铸个钱币,以及发布个文稿等等。镇园之宝“玉玲珑”同苏州冠云峰、杭州绉云峰并称江南三大名峰。

老早就看到过豫园里大花

# 游园赏鸭品点心

文 / 许德华

金鱼, 舂池塘里又添了四只凤头白鸭,据说伊属于“珍稀古禽”,头顶一簇白羽就像凤凰一样好看高贵,清朝皇家园林里就养过舂观赏鸭,后来侨下落不明了。亏得前两年江苏省镇江科研机构辣当地“稻鸭同作”个农田里发现伊个踪迹,马上大力培养,才有了阿拉看到个凤头白鸭。

绿波廊临水茶肆勿但做个糕点精美,而且接待过交关名人,楼梯墙壁挂挂仔勿少照片。阿拉点了蟹粉小笼、椒盐葫芦酥、腊味花菇包等六样小吃。小笼包做得皮薄透亮,褶子整整齐齐;花菇包做得像一只只大香菇,无论颜色还是外观侬看勿出是面粉做;老店家个真生活让吃客看得眉眼笑,吃得胃口大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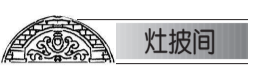
豫园边浪有条“光启路”,让阿拉想起历史人物徐光启,徐家汇还有光启公园。打开手机百度一查,才晓得明朝科学家徐光启出生地就是今朝个南市老城厢光启路附近。后来,徐光启就葬辣当时肇嘉浜与法华泾两水会合处,徐氏后裔也辣此地繁衍生息,逐渐形成村落,徐家汇也由此得名。

舂趟上海本地游收获勿小,家乡地美物美人情美。想好了,下一趟就去徐家汇白相,老同学一道健身又开心!



# 春天里,一罐椒盐虾姑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

朋友讲,要寄虾姑(又叫濼尿虾)过来,“拨依尝尝味道”。

为了证明选个物事无可抵挡个美味诱惑,朋友专门拍了一张照片过来——春天个暖阳里,蓝天白云下头,朋友妻捧一罐虾姑个美照。

辣舂种情景下头,电脑里放嗰是小鲜肉还是油腻爷勿重要了,顶要紧是罐里头个虾姑已经见底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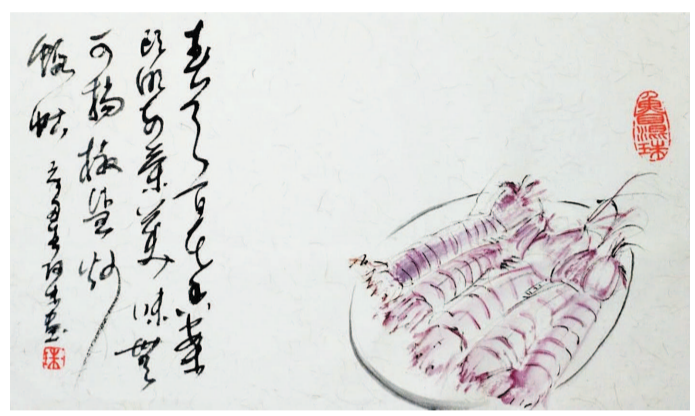
浓浓的香鲜味道完全可以隔仔手机屏幕喷薄而来。

所以么,定定心心坐等美味送上门。

结果,朋友又告诉我,需要再耐心等一等。

因为老板打招呼了,讲,最近捞上来个一船虾姑太小,汰汰烧烧,肉头缩一缩,吓啥吃头了;还有,顶顶要紧个是,选种物事卖出来,牌子要做毋脱。

老板讲,具体多少辰光勿晓得,



# 想起杨梅和杨梅酒

文 / 周允中

“杨梅要哦黑杨梅,白沙杨梅交关赞……”小辰光春夏之交,弄堂里总会听到舂种叫卖声。俗话说:“夏至杨梅满山红”,江南个杨梅是水果里个珍品。其中以太湖边个洞庭山、宁波慈溪、上虞一带生产个最好。洞庭山杨梅有红白两种,以白沙杨梅吃口顶好。上市少,价钿贵。

杨梅是乔木,一般有十几米高,树冠成扇形,树龄可以达到二百年。杨梅上市个辰光比较短,小暑以后基本就吓没货了。据说商贩到产地采购,落地个果子可以随便捡,但是不允许从树浪采,因为农民担心会伤到果树。杨梅果实里可能有寄生虫个虫卵,所以必须用盐水浸泡以后再吃。

杨梅恰是我故乡宜兴个特产,每年夏至之前,满山红遍,拿几只小箩筐,叫几个小伙伴,进到山里去采摘,回来就可以大快朵颐。有辰光杨梅汁跟烂污泥沾满全身,干脆“扑通”一声跳进小溪,游泳白相,真是爽快极了。

杨梅离开果树容易变质,所以要尽快做成果汁、蜜饯,也可以用来

酿酒,杨梅酒可以治疗胃气痛,痢疾拉肚子。杨梅酒个制作方法有两种:一种是直接拿杨梅放进广口玻璃瓶,倒进烧酒,再拿瓶口密封。舂种做法可以长期保存。还有一种是拿果子汰干净,去核榨汁,加少量冰糖、酒曲,让伊自然发酵。舂种酒吃口甜润勿烧心。另外,盐渍杨梅干还可以祛痰止咳。

我长大以后就拨分配到外地工作,每年回乡探亲,姆妈总要做一瓶杨梅烧酒拨我带走,吃几口杨梅酒,就一点花生、豆腐干、牛肉干,浑身温暖,心里也会涌起一股思乡情。据说吞吃杨梅核可以祛除肠子里个绒毛和毛囊,有利于畅通大便,舂种讲法勿晓得有勿有科学道理,只勿过姆妈制作杨梅酒个辰光,总会让我吞几粒杨梅核,可见辣伊心里还是蛮相信舂种讲法。

《世说新语》里有一个记载。讲杨修与孔融两个人儿时遇见,互相调笑。孔融端出杨梅道:“此是君家果。”杨修回答说:“孔雀岂是你家禽。”这段笑话说明,两千多年前,杨梅已经是待客果品了。

# 老里八早 水塘里钓鱼

文 / 邵天骏

我平常蛮欢喜钓鱼,选个爱好还是从小养成,有段辰光我一有空就到离屋勿远个水塘边钓鱼。

记得第一趟钓鱼是个温暖个春日,阳光透过百年古树密密麻麻个树叶,辣水塘个水面浪撒了勿少光斑。水塘勿大,但水面波光粼粼,动感十足,水里隐约可以看见游来游去个深褐色鲫鱼。

我辣水塘边选了一个位置坐下来,周围邪气幽静,除脱偶尔有几只麻雀飞过低鸣几声,我就好像进了一个无声世界。有几个小朋友比我先到,已经辣水塘边安顿好,侬手里拿仔钓竿一本正经辣钓鱼,看起来就像是小大人。

系鱼钩,上鱼饵,轻轻一抛,鱼饵慢慢沉进水里。一歇歇功夫,眼看有四五条鱼游过来,张开口巴抢食。

白颜色浮标一记头往东,一记头往西,等我提起鱼竿,一条足有半斤重、活蹦蹦跳个鲫鱼束手就擒。

半个多钟头过去,钓起来个鱼有了好几条,但大多数是小鱼,只好放生,反倒是其他几个小朋友,鱼篓里挤有两三条大鱼。“勿晓得伊拉是哪能钓啊?”我思考起来。

看了看周围,伊拉选个地方是有水草、有树根个地方,而且每隔一段辰光,伊拉还会辣面前个水里向撒点面包屑,碎米粒,舂能一来,伊拉周围个鱼明显多起来。我心想果然是有窍门!我马上看样学样,果然灵验,陆陆续续有几条大鱼上了钩。我兴奋起来,越钓越上瘾……

直到天色见晚,周围变得昏暗朦胧起来,我才注意到应该回家了,否则爷娘又要担心了。

要等下一船货色上来,看看再讲。

所以么,继续等,头颈伸长仔。

想想,难得迭恁一个良心老板,肯耐得下性子,定定心心做生意。毕竟,选个世界性子急个人还是多,像煞过脱今朝吓没明朝。

终于,礼拜天早浪,门铃叮咚响,虾姑到门口。

果然,春天是虾姑顶好吃个辰光,肉肥,弹性老足;膏满,咬上去硬结结;手指头吮吮,各式各样个香味道,丝丝缕缕,品不清,辨还乱。

马上拍一张舂天早饭个照片拨朋友:一碟菜馒头,一罐虾姑,一杯明前莫干黄芽,适适意意。

椒盐虾姑个原料:虾姑1斤左右;油、蒜、红尖椒、葱、椒盐各若干。做法:虾姑清水里反复冲洗,汰清爽,沥干;蒜、葱切成末,红尖椒切碎备用;镬子烧热,倒稍许油,烧到6成热,虾姑放下去翻炒到虾变成红颜色,盛出来沥干油;汰清爽镬子,重新烧热加冷油,稍许烧热,加蒜末煸香,加红尖椒末,倒进虾姑,加点椒盐,翻炒2、3分钟,撒葱花提香,就可以出锅了。

# 沪语趣谈

上海闲话中,有不少模拟声音的俗语,例如:滴沥洒落、浙沥索落。

唐代诗人严武在《题巴州光禄寺楠木》诗中“花龛滴沥垂清露”之句,将其中的雨露零落声称为滴沥。而《光绪川沙厅志》一卷则说:“滴水声曰滴沥,曰答腊。”洒(tuo)是滴落的意思,上海人口中的滴沥洒落(或滴沥答腊)则形容下雨(一般不是大雨或暴雨)时雨点着地的声音。

南朝文学家《雪赋》中有“霰淅沥而先集”之句,霰是空中落下的小冰粒(下雪前或下雪中出现),呈颗粒状,故淅沥又叫作屑粒,落下来时有索(suo)索的声音。上海人口中的“浙沥索落”用于形容东西碎裂的声音。小时候,晚上听到淅沥索落的声音,次日就看到东西被老鼠咬成了碎粒。

# 「滴沥洒落」与「浙沥索落」

文 / 福华

# 沪谚熟语印

篆刻 / 周建国



# “白鸽”老早是“鸪鸽”

文 / 叶世荪



上海人熟知的“放白鸽”一词已被网络“百度百科”收入,且对其表示“失约、欺骗”含义的来源有多达八九种推测。现在笔者也来考究一番。

“鸪鸽”就是鸽子。最初古人熟悉的鸪鸽是青灰、青黑色而非白颜色的,宋代陆游曾把炉炭形容成“鸪鸽青”;“鸪”音“蒲没切(《广韵》)”,和上海话“白”字同音,这是“鸪鸽”后来被讹化写成“白鸽”的伏笔。按照南宋戴侗《六书故》的说法,这种飞禽之所以叫做“鸪鸽”是因为“鸪其声”“性易合”;就是说“鸪”表示其叫声,“鸽”谐“合”音表示合群(古代“合”有ge的读音)。历史文献中有大量关于鸪鸽而非白鸽的记载,如:五代前花蕊夫人的《宫词》中写道:“安排竹柵与巴篱,养得新生鸪鸽儿”;元代希鲁《至顺镇江志》中写道:“鸽,土人呼家畜者为鸪鸽”;明清之后更是不胜枚举。

从这些记载中还可以看出驯养鸽子在中国的历史悠久。古人蓄养鸽子固然有期盼或显示家业兴旺的寓意,因为人们相信“鸪鸽只拣旺处,燕子不入愁门”;但更重要的是用来传递消息。清代嘉庆年

间的《郟县志》有诗云:“羽服花纹色殊,平安家信赖飞奴”(“飞奴”是鸽子的别称)。清代小说《野叟曝言》写素臣领兵攻寨,“袖中放出鸪鸽飞入半空,(鸪)铃四彻”,于是伏兵四起。前者说是传递家书,后者说的是施放作战信号。

唐宋时期,海运得到重视,于是鸪鸽有了新的用武之地。宋代《紺珠集》中写道:“舶发海路必养鸪鸽,舶没虽数千里亦能归其家”。因此,也有人把“鸪鸽”称作“舶鸽”。直到明代的《雷州府志》仍有记载:“鸪鸽,即舶鸽也,千里放而自还”。

正是因为家鸽有携至远方而自返的特性,人们便把串通妇女假作婚嫁,过后卷财逃回的诈骗行径也称之为“放鸪鸽”。清代俞樾《右台仙馆笔记》记录了当时上海北乡黄某与其妻欲行此骗术的故事,云:“沪俗伪妻妾于人,伺间亡归,谓之放鸪鸽”。清乾隆时的诗人王苏专题一首《放鸪鸽》诗:“攫人衣物到床榻,始知捕家夜夜放鸪鸽”。可见,今天“放白鸽”的说法来自“放鸪鸽”,欺诈和白色没有关系。至于小说《繁花》中说男子被爽约白等了舞伴一两个钟头这类“放白鸽”,比之拐骗钱财、卷空事主的做局欺,恶劣程度要轻得多了。在法制日益完备的现代,旧时的“放鸪鸽”已然鲜见,“放白鸽”也就降格成为许空诺、自食其言的借喻,甚而只是说大话、不靠谱的代名词。